

撰文：黃潔鈴 | 攝影：晉平安  
設計：霍明志

聽過查錫我經歷的人，無不對他的身世感嘆，「世上還有這樣慘的人嗎？」

他的成長故事像粵語殘片橋段，父親是國民黨軍官，國共內戰走難來港當苦力；大哥失戀患精神病；弟弟游水遇溺身亡。他十三歲當洋服店「學師仔」幫補家計，無緣升讀中學，先後兩次婚姻失敗，四十歲患上肝癌，險入鬼門關。

經歷多次苦難，遍體鱗傷，六十二歲的他說：「人生一定是痛，但痛可以用時間治療，苦是一種想法，不要覺得人生好苦，所以我很快樂。」

陳奕迅有首歌叫〈苦瓜〉，正是他的寫照。「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，當睇清世間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？」今天的查錫我擁有大律師資格，四名子女各有所長，苦過後更加清，正是如此。



查錫我（左一）十分尊敬父親，他說父親（坐輪椅者）能屈能伸的精神，深深影響他的性格。

# 苦

瓜又名「半生瓜」，查錫我跟苦澀滋味一樣糾纏了半生，苦到盡頭大徹大悟，近日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，希望給社會多點正能量。

在他眼中，快樂在乎怎樣取捨。「人生有百分之十是沒法選擇，包括出生背景、年代和順境、逆境。當意外發生，你可以沉溺悲傷，又可以積極面對，但好多人怕做選擇，害怕承擔後果，最後不做決定，但這也是一個決定，是一個最差的決定。」

單從表面看，記者看不到查錫我受盡苦難的痕迹，「可能上天想我受多些苦，可以幫助同樣受苦的人。」他說。

## 逃難

祖籍江西省婺源縣的查錫我，曾祖父是知名富商，昔日開設錢莊、茶莊、瓷器莊，業務遍布北京、上海和南京，身家多到幾代用不完。但祖父一代游手好閒，父親查增壽看不過眼，投考黃埔軍校，成為國民黨中校，隸屬裝甲兵團，是蔣緯國師兄。

後來國共內戰，查家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四九年，父親被迫逃難來港，身無分文，「昔日打仗，有錢就是罪，加上爸爸國民黨身份，所以不敢將田契、屋契跟身，否則捉到你一定死。」

翌年，母親帶着哥哥和姐姐，還有腹中的查錫我來港。他說，未出娘胎，苦難已經開始，「媽媽在逃難中途誕下我，來到香港已經幾個月大。」父親為他取名叫「錫我」，意指「天賜給我」，「爸爸讀到高中，對古文相當熟稔，每次食飯飲多兩杯就吟詩作對，蘇東坡〈水調歌頭〉朗朗上口。」

家有六兄弟姊妹，他排第三，兒時靠父親當苦力養家，他九歲跟母親當小販，在長沙灣工廠區賣糖水，一家住在李鄭屋邨一百四十平方

回到成長的地方李鄭屋邨，查錫我坦言昔日生活艱難，但人與人之間充滿人情味，令他明白快樂不是取決於物質多少，而是心靈是否滿足。



呔的斗室內，每晚要在走廊睡覺。

姐姐十八歲嫁人，當水警的哥哥，二十歲時因失戀患上精神病，自此進出青山醫院，家庭重擔落到他身上，十一、二歲要買菜煮飯，天台小學畢業後為要幫補家計，被迫輟學，

「當時不明白，為何同學成績差可以讀中學，我的成績比他們好，卻無書讀。」

十三歲當洋服店學徒，每晚睡在裁牀底，「有時師傅加班，好嘈，但習慣了幾嘈也能入睡。」上天好像嫌他不够苦，六七年帶走他的弟弟，「那年端午節，約了弟弟游龍舟水，但洋服店突然來了一批客人，未能準時赴約，結果弟弟獨自到沙灘游泳遇溺身亡。爸爸首次流下男兒淚，我非常內疚，心裏不斷想：『如果我可以……弟弟就無事』，家人沒有怪我，但見他們傷心，自己都好難過。」

童年生活苦過「弟弟」，查錫我將在洋服店賺得的一百元薪金，八十元留給家人，餘下的用來供自己讀英專，考獲第一名，校長免他學費，會考英文擇C，他再花兩年時間自修，湊夠會考五科及格，報讀浸會學院（浸會大學前身）社會系。

畢業後，他當過中學教師，後來考入懲教署，「本想當警察和消防，但近視考不到。」在懲教署工作不久，廉政公署聘請他，昔日參與過「反貪污、捉葛柏」、保衛釣魚台運動的



▶ 成為大律師，查錫我繼續幫人，「如遇上有經濟困難的弱勢社群，就算無收入，我也會義務幫他們打官司。」

▼ 查錫我和子女感情要好，「雖然大家分開生活，但每星期必定通電話，還會一起吃飯。」



查錫我，先後在廉署任職總社區關係主任，執行處總調查主任及防止貪污處高級審查主任，生活環境漸露曙光。

## 肝癌

可惜，苦難又再一次找上門，「那年四十四歲，在港大修讀犯罪學碩士課程，考試那天突然頭痛欲裂，跑到校內醫務所求診，醫生初時說我考試過分緊張。」

由於他是乙型肝炎帶菌者，於是到瑪麗醫院詳細檢查，豈料醫生檢查後竟說他左右肝葉都有腫瘤，不能動手術，只剩下三個月命。

「可能上天覺得我受的苦未夠啦！那時兩個教授都說我無得醫，叫我好 enjoy life，真的呆了，第一個感覺是『點解咁快輪到我？』子女十歲未夠，擔心對不起太太。」

朋友介紹他到中大求醫，最後由一個俄籍醫生證實他只有一個腫瘤，可以切除。經過六個多小時手術，查錫我起死回生，「開心到想錫個醫生一啖。」

上天取去他部分肝臟，還取去他的婚姻，「不想再提，亦不想傷害人，第一段婚姻維持五年便結束，第二段是我患癌之後結束，可能當時畀前妻很大壓力，她每朝要到街市買魚煲湯給我飲，又要照顧小朋友，我想她是 burn out 了。遺憾，任何關係決裂都是遺憾，做大手術，肉體痛了大半年就不痛，但心靈的創傷則永遠留喺度，到今天觸碰到仍會痛。」

身體康復過來，他開始為肝臟病人

爭取權益，○四年爭取保留威爾斯醫院的  
肝臟移植中心，與醫管局據理力爭。在上  
司壓力下，被迫辭去做了二十八年的廉署  
職位，放棄過百萬元薪。

說到此事，他語帶不快，「我們得到  
善長捐出四千萬元給中心繼續運作，每年  
可以救回五十個病人性命，但醫管局某高  
層竟說：『你救得肝臟病人，那麼心臟  
病、腎病人又如何？』他們堅持關閉中  
心，理由是瑪麗醫院的換肝成功率是九成  
一，威院是八成八，你說是不是懸居？」

同年，他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立法會地區  
直選，花了過百萬參選，雖然落敗，但他沒後  
悔，「都有一萬人投我票。」

## 看化

查錫我創立過香港心靈成長中心和肝康

▶ 早前推出新書《快樂就是不抱怨》，查錫我得到不少朋友支持，並找他簽名留念。

▶ 性格樂觀的查錫我，十分享受生命的每一天，早前到古巴旅行不忘扮鬼扮馬，娛人娛己。



年輕時身形健碩的查錫我，指着大肚腩笑說：「醫生將整個肝臟拿出來做超聲波，傷口很大，有如平治房車標誌一樣，可能上天知我買不起，就送這部給我。」

會，又曾當義工和輔導員，外界稱他做「苦難專家」。「試過輔導一位三十來歲的失戀女士，她說今後再也找不到好男人，到七、八十歲死在家都無人知。我反問她，你又怎知自己有七、八十歲命？可能明天遇到好男人也不一定，生命美麗的地方，就是充滿可能性。」  
他明白生命一定有痛苦，今天發夢也會笑，「試過和某富商食飯，我問他有無試過發夢笑醒，他說沒有，而我則試過一晚笑醒三次。」

○七年，他成為大律師，繼續幫人，「有些行家無錢就怨無錢交租，有錢又怨做到死，我就相反，有錢我會感謝上天給我工作，無的話，亦會感謝上天給我休息機會。」

兩段婚姻為他帶來四名子女，「大女在美國南加州大學讀會計，後來成為稅務律師；二子是牙醫；三女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讀歷史，現在《衛報》當翻譯；儘仔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物理和哲學，已回港幫媽媽打理生意。」

苦難，他早已看化，「不怕告訴你，我預了隨時離開世界，生命意義不在乎長短，而在乎質素，每日都當是最後一日，趁我頭腦還清醒，做我想做的事。」

「如果我說廿四小時都快樂，就是騙你的，整天都快樂，就不知甚麼是快樂。人生一定有痛，男女關係無咗是痛，無咗手腳也是痛。痛是一種感覺，時間可以治療，但苦是我們的想法，視乎你怎看。」心境變了，才能化苦為樂。囧